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起乙酉唐順宗永貞元年二月
止丙午唐敬宗寶歷二年　凡二十一年有奇

表例說

見第六十六及六十七六十八卷

	乙酉
唐	順宗皇帝永貞元年 諱誦德宗長子在位一年壽四十六 春二月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唱和 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貶李實為通州長史 實殘暴掊歛及貶市井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
	舒王誼 復故封二十一年卒
	欽王諤 以皇弟封
	昭王誡 以皇弟封
	珍王諴
	燕公于頔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封國公
	魏公賈耽 封十三年以右僕射同平章事卒贈太傅
藩鎮	李師古 為平盧節度使十四年時德宗崩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以遺詔密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集將士
附	回鶻 懷信可汗卒唐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嗣子為騰里毘伽可汗

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互相推奬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榮辱進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
市

大
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閭里者皆為暴横以取人錢物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三月以王伾為翰林學士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德宗

以皇弟封

廣陵王純

封十八年初名淳帝即位立為太子更名純是年八月即帝位是為憲宗

鄭王經

封建康王十八年進

謚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

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元素告急于宣武節度使韓弘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偹之弘曰兵

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贊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以武元衡為左庶子 王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叔文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為左庶子侍御史竇羣嘗謁叔

封郇初名漢至是改名經至文宗太和八年再見

均王緯 封洋川王十八年進封均初名沔至是改名緯至文宗開成二年再見

今州縣以朱刊落蹤外多所釐正帝善之

河東子柳晟 為將作少監命護作崇陵以勞封縣子

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計窮又聞帝即位乃罷兵尋加檢校司徒兼侍中至憲宗元和元年再見

程懷信 為橫海節度使十一年卒詔以其子執恭

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强直名止之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啟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黄裳為裴

漵王縱

封臨淮王十八年進封漵初名洵至是改名縱至文宗開成元年再見

莒王紓

封弘農王十八年進封莒初名況至是改

為留後至憲宗元和元年再見

吳少誠

為彰義節度使十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誠初封通義郡王至是徙封濮陽至憲宗元和四年再

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　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常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

名紓至文宗太和八年再見

密王綰

封漢東王十八年進封密初名泳至是改名綰至憲宗元和二年再見

郇王總

見

白執誼慚赧起迎叔文就其閤語
良久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不敢
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
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
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
所忌遠近大懼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
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　王叔
文自知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
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
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叔文為戶
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
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
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
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

封晉陵王
十八年進
封鄭初名
湜至是改
名總至憲
宗元和三
年再見

邵王約
封高平王
十八年進
封邵初名
淑至是改
名約

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　宣歙巡
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
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之韋執
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
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
迫于公議故時時為異同叔文詬
怒遂成仇怨
韋皐表請太子監國　皐上表曰陛
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
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
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
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
之徒輒當重任隳紊紀綱樹置心
腹恐危邦家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遂
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

宋王結

封雲安王十八年進封宋初名滋至是改名結至穆宗長慶二年再見

集王緗

封宣城王十八年進封集初名滙至是改

而荊南裴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悉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叔文既有母喪常執誼益不用其言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秋七月橫海節度使程懷信卒　以其子執恭為留後

太子監國　中外共疾王叔文黨與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杜黄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

名緗至穆宗長慶二年再見

冀王絿

封德陽王十八年進封冀初名涾至是改名絿至文宗太和九年再見

和王綺

郢罷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改元永貞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户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　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南康忠武王韋臯卒
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　西川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

封河東王十八年進封和初名浥至是改名綺至文宗太和七年再見

珍王繕

封洛交王十八年進封珍初名汎至是改名繕

朗州江漲流萬餘家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　全義敗于溵水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
罷裴延齡所置別庫
遣使宣慰江淮
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九月始令史官撰日歷　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
冬十月賈耽卒
葬崇陵　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請以大行皇帝啟攢宮日皇帝

衡王絢
以皇子封

會王纁
以皇子封
至憲宗元和五年再見

福王綰
以皇子封

撫王紘

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爲忌從之
十一月祔于太廟 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爲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貶韋執誼爲崖州司戶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于貶
貶袁滋爲吉州刺史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之
以武元衡爲御史中丞
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凖程异爲諸州司馬
回鶻懷信可汗卒遣使立其嗣爲騰

以皇子封

岳王緄

以皇子封至文宗太和二年再見

袁王紳

以皇子封至懿宗咸通元年再見

桂王綸

里可汗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　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以鄭絪同平章事

以皇子封至憲宗元和九年再見

翼王綽　以皇子封至懿宗咸通三年再見

欽王績　以皇子封

嗣道王實

封十四年為京兆尹坐罪貶通州長史尋卒

南康王臯

臯進封五年為西川節度使卒贈太師謚忠武子行式

臯在蜀

重加賦歛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

畫像祀之 李白曾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至陸暢乃更為蜀道易以美臯焉

丙戌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

諱純順宗長子在位十五年壽四十三

春正月帝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皇尊號

大赦改元

太上皇崩

召王偲 封五十年卒

邵王約 進封二年卒

南平王高崇文 封渤海王十九年為左神策行營節度使

李師古 為平盧節度使十五年卒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

回鶻 入貢於唐以摩尼偕至中國摩尼之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

本紀贊曰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為亦可以悲夫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于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于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黄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

鄧王寧

皇子初封平原郡王至是進封鄧至四年再見

澧王寬

皇子初封同安郡王至是進封澧至七年再見

奉詔討平劉闢以功進西川節度使徒封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户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尋徙邠寧節度使居邠三年戎備整修卒贈司徒謚威武武宗會昌六年詔配享

外不免貿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滅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

湩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

奚

國王誨落可入朝詔為饒樂郡王遣歸國

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宿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時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以徇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

遂王宥

皇子初封建安郡王至是進封遂至七年再見

深王察

皇子初封彭城郡王至是進封深至七年再見

憲宗廟子承簡

感義王高

霞寓

不察也及疾薦師道時知密州好畫及戲纂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師道為帥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師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

初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其才擢任軍職至是從討劉闢擒之以功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為長

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　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

洋王寰　皇子初封高密郡王至是進封洋至七年再見

絳王寮　皇子初封文安郡王至是進封絳至七年再見

武城使封郡王

普寧王陳楚　初事張茂昭歷牙將至是從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郡王

彭城公劉濉

師道不務訓兵理人專習賤事果堪為師乎幸審圖之師古卒二人逆師道奉以為帥遣使奉表詣京師帝以師道為平盧留後尋進節度使至七年再見

天德軍討斬之 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後賜姓李氏

夏

四月以高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 帝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冬

試制舉之士 于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以李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 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

建王審

皇子始封至七年再見

爲秦州刺史先是山人羅令則矯稱太上皇詔徵兵于灉且說灉以廢立事灉執送長安杖殺之至是錄功號其軍曰保義賜封郡公尋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景

王士真

爲成德節度使六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四年再見

田季安

爲魏博節度使十一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四年再見

居職者莫能繼之與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晏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詰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于未形籌畫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詔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于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項之後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

岐公杜佑初以同平章事兼度支等使至是舉李巽自代詔加佑司徒封國公至七年再見

程執恭為横海留後二年詔授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至十一年再見

扶風公嚴綬為河東節度使時劉

之萌也甘諂詇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兢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欲無亂得乎陛下踐阼今已周歲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況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王伾王叔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五月鄭餘慶罷

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闢反蜀楊惠琳拒命夏州綏遣將討之二賊平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郡公至四年再見

東海公徐

申

擢進士第

韶合景

六月高崇文破鹿頭關連戰皆捷
秋七月詔征蜀諸軍悉取高崇文處
分
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廟
號順宗
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　弟師
道總軍務奉表求朝命杜黃裳請
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
以師道為留後尋進平盧節度使
九月堂後主書滑渙伏誅　渙久在
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杜佑
鄭絪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
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
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
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
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

三州刺史
治績有聲
累進嶺南
節度使時
劉闢反表
請發兵循
馬援故道
由爨蠻抵
蜀擒闢不
備詔可加
檢校禮部
尚書封郡
公詔未至
卒贈太子
少保謚平

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崇文又敗闢衆于鹿頭關河東
將阿跌光顔將兵會崇文于行營
進軍鹿頭之西斷其糧道于是綿
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
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
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于
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
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
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
撝一軍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
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
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
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
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黄

宦者吐突
承璀
以内常侍
擢左神策
中尉封薊
國公至十
五年再見

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　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爲功耶衆皆拜謝請詣戍所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
承璀事上于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　始以摩尼偕來置寺處之
劉友益曰夷狄入貢不悉書此何以書始以摩尼至也于是置寺處之憲宗崇信異端之惑始于此矣

丁亥

元和二年

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

密王綢　進封三年卒

南陽王張奉國

李錡　淄川王孝同五世孫故都統國貞之子也以父蔭累遷宗正少

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

本名子良為鎮海兵馬使以執李錡功擢左金吾將軍封郡王賜名奉國

郇公李奉仙

為鎮海兵馬使以執李錡功擢右羽林將

卿出為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驁橫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健兒皆

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徴之錡計
窮遂謀反制削錡官爵屬籍遣淮
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以討之
冬十月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
崇文為邠寧節度使　崇文在蜀
朞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
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
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
有是命
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
斬之　子良等知錡必敗潛與牙
將裴行立同謀執之械送京師羣
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
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
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
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

軍封國公
代公田少
卿
為鎮海兵
馬使以執
李錡功擢
左羽林將
軍封國公
邠公杜黃
裳

錡腹心樂
為之用順
宗立詔為
鎮海軍節
度使罷領
鹽鐵轉運
錡雖失利
權而得節
施反謀猶
未發帝初
即位不假
借方鎮故
倔強者稍
稍入朝錡
亦不自安
求入朝久

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其罪并其子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言昔漢誅霍禹不及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其劉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十一月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

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封國公明年再見

趙公李吉甫

栖筠之子也由翰林學士擢中書侍郎同

之不至帝下詔徼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大將趙錡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詔王鍔為招討處置使統諸道兵討之錡以宣州富饒遣兵馬使張子

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託言就食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于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搢紳之論皆以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摘其尤者一二以警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

平章事時李錡反吉甫議發宣武諸道兵討之錡平以功封贊皇縣侯進趙國公至九年再見

臨淮公武元衡

初封蕭縣伯至是以

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其勢已蹙吾輩何為隨之滅族豈若棄逆效順轉禍

上違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羣臣上尊號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十二月以普寧公主適于季友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進封臨淮郡公至十年再見

為福乎衆許諾卽夜還趨城行立應之于內執錡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錡至長安與其子師回皆腰斬之

戊子

元和三年	詔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郇王總	
郇公裴均	
回鶻	

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餽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于有司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

知進封四年卒

正平男光廷之孫也初襲祖爵累遷荊南節度使至是入為右僕射尋加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進封郇國公均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

可敦咸安大長公主卒騰里可汗遣使告喪于朝未幾可汗亦卒帝遣宗正少卿李孝誠冊拜回鶻新可汗為毘伽保義可汗

沙陀

唐先天初沙陀為避

涯之甥也涯與裴垍覆案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于藩府

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 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敢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

邠公杜黃裳

封二年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卒贈司徒謚宣子載勝 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性雅澹未始忤物嘗被疾醫者誤進藥

吐蕃徙部北庭貞元時北庭陷于吐蕃沙陁葛長朱邪盡忠降之沙陁勁勇冠諸胡吐蕃置之甘州每犯塞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陁貳于回鶻欲遷

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

五月沙陁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　沙陁勁勇冠諸胡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彊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　蘇彊之誅也兄弘在晉州幕府免歸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鄉使蘇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疾遂甚終不怨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時人輕之

之河外盡忠懼與其子執宜謀復歸于唐遂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盡忠死士衆死者大半執宜帥其餘衆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

九月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　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白居易言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鍔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鍔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致之競為刻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

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未幾進忠弟葛勒阿波又帥眾七百内附詔以為陰山府都督

南詔

王異牟尋比年獻方

留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于民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垍器局竣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厚遇之其人乗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邠宣公杜黄裳卒

南詔異牟尋卒

物於唐朝廷禮之異牟尋卒帝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弔祭子尋閤勸立

西原蠻

酋長黄少卿先于唐貞元中圍欽州陷之至是請内附詔以爲

己丑

元和四年

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宣慰使鄭敬德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二月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以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絪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三月以李鄘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一出

簡王遘　徙封二十七年卒

鄧王寧　進封四年立為皇太子至六年卒諡惠昭

鄭公嚴綬　封扶風公四年罷河

王士真　為成德節度使九年卒贈司徒諡景子承宗自為留後久之未得朝命承宗懼累表自訴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帝乃以承

歸順州刺史

南詔　王尋閤勸卒子勸龍晟立

吐蕃　初平凉之盟唐副元帥判官路泌等沒于吐蕃其後吐蕃請和

監軍裴垍請以李鄘代之
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

東節度入為尚書左僕射尋授荊南節度使進封鄭國公至十年再見

宗檢校工部尚書領成德節度使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之壻也帝欲離間其親故用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使謂承宗曰

沁子隨詣闕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詣闕號泣上表請從其和帝許之遣祠部郎中徐復使于吐蕃既而吐蕃萬餘騎入寇振武

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
錢贖還之上乃出内庫二千緡贖
以賜綢仍禁質賣
以王士則為神策大将軍　士則承
宗叔父也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
與幕客劉棲楚俱歸京師故有是
命
立鄆王寧為皇太子　李絳等奏曰
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
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命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
器　均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後首
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
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
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
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

昌朝陰與
朝廷通故
安節鉞承
宗襲執昌
朝囚之帝
遣中使諭
承宗令歸
昌朝承宗
拒命帝怒
詔削官爵
遣吐突承
璀将左右
神策師河
中諸道兵
討之明年
再見

豐州掠回
鶻入貢還
國者

環王

本林邑國
至德後改
號環王是
歲侵安南
為都護張
舟所敗王
子被獲者
五十九人

渤海

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
聽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　上欲
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
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
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
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
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
父子相承二十餘年今承宗又已
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朝
廷興師致討彼將潛結諸鎮按兵
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
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
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
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宗
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

吳少誠
為彰義節
度使二十
一年卒初
少誠寵其
大將吳少
陽名以從
弟出入如
至親少誠
病少陽殺
其子元慶
自攝副使
知軍州事
少誠卒少
陽遂自為

國王嵩璘
卒子元瑜
立改元永
德

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御書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吐蕃請和許之

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　朝議以沙陁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復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陁軍處其餘衆于定襄川于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上命李絳為

留後明年再見

田季安

為魏博節度使十四年初畏其母嘉誠公主之嚴頗循理法及主卒始自恣擊鞠從禽酣嗜欲官屬進諫皆不納至是聞吐突

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
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髙自稱述未
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
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樓
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毁撤上
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
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秋

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　中丞李
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汚僭侈貶
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
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
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
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
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德輿嗟
歎稱之于朝後數日夷簡奏為監
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

承璀將兵
討王承宗
聚其徒曰
王師不跨
河二十五
年矣今一
旦越魏伐
趙趙虜魏
亦虜矣為
之柰何其
將曰願借
騎五千以
除君憂李
安欲從之
會幽州牙
將譚忠至

貿國乎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于反

魏知其謀入謂李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此乃天子

事故爭獻策畫勸開河北臣竊以爲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道又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于今用兵則恐未可顧陛下審處之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

自爲之謀欲季服于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天子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練精兵畢力再舉校罪重輕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

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俄為承宗所襲囚之上以武為欺罔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益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上遂不問

吐蕃寇振武豐州

以許孟容為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中尉訴于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

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忠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李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至七年再見

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

上遣中使諭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統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諸

道恥受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
且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
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以
損聖明乎時度支使李元素等亦
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
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
讒毁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
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能用
傾巧之智搆成疑似之端朝夕左
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
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
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
雲南王尋閤勸死
田季安取堂陽

唐 憲宗

元和五年

春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束鹿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 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酈定進戰死軍中奪氣

貶元稹為江陵士曹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白居易言中使淩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

會王纁封六年卒

南充王伊慎封二十八年累拜安黃州節度使帝即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

劉濟為盧龍節度使二十六年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拒命牙將譚忠自魏博歸幽州欲激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

吐蕃

贊普嗣遣論思邪熱入朝且歸唐使臣路泌等之柩

奚

是歲侵靈州

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
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三月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　上以
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少陽以為留
後時河北用兵久無功白居易言
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遷延不
進久未有功師道季安元不可保
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
不進軍覩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
遲延所費滋多河北諸將見吳少
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
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
是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
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不聽
吐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
重胤為河陽節度使　從史陰與

金吾衛大
將軍至是
坐罪貶右
衛將軍帝
念舊勞尋
復檢校右
僕射卒贈
太子太保
謚壯繆子
宥　慎通
春秋戰國
策天官五
行書初喪
毋將合葬
而不知父
墓晝夜哭

亦必大備
我伐與不
伐孰利忠
曰是必皆將
無之濟使
人視成德
之境果不
為備而詔
至亦止令
濟護北邊
濟問忠何
以知之忠
曰盧從史
外親燕內
實忌之外
絕趙內實

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垍言于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

夢若有導者既發之舊志可按乃得韓烏

陽山王酈定進

為左神策大將軍初以擒劉闢功封陽山郡王至是與王承宗戰敗沒于軍

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

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唯恃此以制之鼎為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璀文牒差本軍牙將為重鎮留後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為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為驩州司馬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承宗遣使上表謝罪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

張掖公烏重胤

承玼之子也為昭義都知兵馬使時節度使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吐突承璀執之昭義將士皆持兵合譟重胤叱止之帝

曰天子伐趙居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惟居熟思之濟乃自將兵七萬擊趙拔饒陽束鹿尋進拔安平以功加中書令

易復奏請罷兵于是制洗雪承宗嘉其功擢
悉罷諸道行營加濟中書令
瀛州刺史劉總弑其父濟及其兄緄
尹起莘曰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當是之時劉總有覆載不容之罪使唐室有人則當窮治其惡正其弑逆之誅緄為副大使次當傳襲總既矯命殺之朝廷亦當致詰今既不能討反乃授以爵命則是唐室無人而人道不可復立矣
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　裴垍言于上曰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
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

河陽節度使封郡公至十二年再見

趙公孟元

陽

初為河陽節度使至是徙鎮昭義封國公尋改右金吾大將軍

初濟之討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

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冬十月以任迪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于汚俗茂昭既去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將士共殺之奉迪簡主軍務

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節度使吳濟怒追緄詣行營總因進毒殺濟緄至又殺之遂領軍務朝廷不知其姦詔嗣節度使封楚國公至十一年再見

王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二年

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士卒感之得安其位上聞之命以綾絹十萬賜易定將士授迪簡節鉞徙茂昭鎮河中

十一月貶伊慎為右衛將軍 金吾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從直奏之上貶慎官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會宥母卒于長安宥不發喪鄂岳觀察使郗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先備籃輿即日遣之

以王鍔為河東節度使 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

時劉濟擊承宗拔饒陽束鹿范希朝張茂昭又大破承宗之衆于木刀溝承宗懼遣其屬崔遂上書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

鍔既無忠勲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鍔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裴垍罷爲兵部尚書　垍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十二月以吕元膺爲鄂岳觀察使

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

上表請雪承宗之罪帝乃下詔洗雪承宗仍以德棣二州與之罷諸道兵至十年再見

吳少陽

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少陽自稱留後

明日擢為重職
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上嘗踰月不
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
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
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
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
因論事言陛下錯上以居易小臣
不遜欲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
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
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聽明昭
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
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
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
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
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
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

至是帝詔
為彰義留
後明年再
見

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辛卯

元和六年

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見前史太宗服

忻王造

封三十七年卒

武安王李

吳少陽

為彰義留後二年詔授節度使至九年再

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之説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以李絳為户部侍郎　宦官惡絳在翰林以為户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户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内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蹈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遣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坦曰陛下既使

惟簡　惟岳之弟先是德宗幸奉天山南惟簡護從有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凌烟閣至是以金吾大將軍出為鳳翔節度使卒贈尚書右僕射

見

有司驗之又使品官權住豈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恭昕還

五月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謹守備蓄財穀市耕牛鑄農器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初惟岳叛惟簡奉母鄭奔京師德宗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于鄭鄭曰爾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德宗厚撫之尋幸山南惟簡復以三十

六月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均俸給　李吉甫奏今内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禄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制使額厚給俸錢大歷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

常袞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閒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于是詔段平仲等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騎從德宗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毋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相隨

秋

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

襄陽王路應

進封二十五年為宣歙池觀察使以疾授

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左散騎常
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 侍卒謚靖
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 延德王張
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于是杖
悅一百流循州 茂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 昭
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　希光受 封二十一
羽林大將軍孫璹賂二萬緡為求 年為河中
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 節度使卒
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 贈太師謚
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 獻武　茂
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曏 昭少沈毅
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 頗通書傳
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 初帝即位
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承璀恩顧 茂昭入朝
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 詔賜安樂

光無罪知匭使孔戣上疏極言涉二人回辭曰
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峽州司天子女樂非
倉臣下所宜見
昔汾陽西平
十二月封恩王等女為縣主 十六皆有大功故
宅諸王既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當是賜今
選尚者皆由宦官納賂自達李吉下臣述職
甫為上言其弊詔封恩王等六女以朝奈何
為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濫賞後日
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儻有立功
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為相多之臣陛下
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何以加之
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于
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
人有隙 上御延英殿吉甫言天
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
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

高邑男李
絳

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于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縣男至文宗太和元年再見

乎上曰然後句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其意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太子寧卒

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壬辰

元和七年

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于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

遂王恒

進封七年初名宥至是立為皇太子更名恒後即位是為穆宗

忠義王裴玢

封三十年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疾辭位

田季安

為魏博節度使十七年卒初季安病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

吐蕃

是歲侵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還

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進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夏 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五 月詔蠲淮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

洋王忻	深王悰	澧王惲
	進封七年初名察至是更名悰	進封七年初名寬至是更名惲至十五年 再見

岐公杜佑	
	入朝卒贈尚書左僕射謚節坊為治嚴務遠權勢不務貢奉疏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充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

元氏立其于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召田興為都知兵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怨又見朝命久不至軍中益不安會興晨

絳對曰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為皇太子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不果至是季安卒其子懷諫為副大使召興為都

進封七年初名寰至是改名忻至文宗太和二年再見

絳王悟　進封七年初名寮至是更名悟至敬宗寶曆二年再見

建王恪

封七年以太保致仕卒贈太傅諡安簡子式方　佑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為政典三十五篇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

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度不免從之乃殺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後季安既葬興送懷諫于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

李師道

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
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
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何則兩河藩
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
故常分兵以隸之諸將勢均力敵莫
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
者恃此以為長策然亦必常得嚴
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
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
不能自聽斷諸將不服怨怒必起
是則鄉日分兵之策反為今日禍
亂之階矣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
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
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
後勅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
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

進封七年
初名審至
是更名恪
至穆宗長
慶元年再
見

儒者服其為平盧節
書約而詳度使七年
朱坡樊川時魏博節
間頗治亭度使田季
觀鑿山股安卒田興
泉與賓客以魏博歸
置酒為樂命于朝帝
子弟吉奉詔興為節
朝請貴戚度使師道
為一時冠使人謂宣
天性精于武節度使
吏職為治轄弘曰我
不皦察數世與田氏
幹計賦相約為保援
民利病而今興非其
上下之議族又首變

其機會不變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懷諫幼弱為副大使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羣拜興請為留後興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于外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

者稱佑治行無缺

兩河故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興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取公曹州師道懼不敢動至十年再見

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

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況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上悅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懽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之義興請度偏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鄆蔡恒遣遊客間說多方興終不聽

置振武天德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

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

吐蕃冦涇川　吐蕃數入冦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冦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鋭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冦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癸巳

元和八年

春正月以田融爲相州刺史 融興之兄也興幼孤融長養而敎之興嘗于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于猜暴之時

權德輿罷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于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

賜田興名弘正

劉友益曰前書請吏奉貢此書賜名弘正旨予田興也

貶于頔爲恩王傅 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梁守謙同宗能爲人屬請頔使其子

扶風公權德輿 初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至是罷守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封郡公

彭城公劉昌裔

吐蕃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于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于河終不能成吐蕃知節度使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

敏賂之求出鎮事覺頓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傅絶朝謁敏流雷州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

三月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　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徙受降城于天德軍　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

封十一年為忠武節度使始帝惡昌裔自即位欲召之而重生變至是以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昌裔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謚威

沂王田弘正

回鶻

毘伽保義可汗是歲發數千騎西擊吐蕃至鸊鵜泉泉在西受降城北于是唐邊軍戒嚴

渤海

國王元瑜卒弟言義

受降城張仁愿所築據虜要衝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䟦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懐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綠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于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虚耶卿曹當加按閲會絳罷相而止

秋

九月吐蕃作烏蘭橋　朔方自是

本名興初爲魏博兵馬使封沂國公節度使田季安卒弘正以魏博六州歸命于朝帝美其誠詔爲魏博節度使至是賜名弘正至穆宗長慶元年再見

權知國務帝詔爲渤海王改元朱雀

甲午

元和九年

春二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

桂王綸　封十年卒

高平侯張弘靖

吳少陽　為彰義節度使四年

党項　是歲侵振武

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回鶻發兵擊吐蕃至鸊鵜泉邊軍戒嚴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士卒還攻進賢進賢奔靜邊軍詔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為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赴鎮誅亂者二百餘人貶進賢為通州刺史監軍駱朝寬坐縱亂者杖八十配役定陵

之私親故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安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　初上欲

趙公李吉甫

進封八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贈司空謚忠懿子德修德裕　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

為河中節度使拜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封縣侯至穆宗長慶元年再見

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不肯朝屢獻牧馬以自解至是卒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時彰義判官楊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

相李絳先出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中尉以

夏五月復置宥州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

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嘆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耶先是尚主皆取勲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

褒忠臣後起義烈初陸贄秉政貶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忠州別駕吉甫適起為忠州刺史贄門人咸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置怨結惟人益重其量

策告李吉甫元濟聞之殺元卿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俄而帝遣李君何詣淮西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詔以嚴綬為申光蔡

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　子元濟自領軍務會彰義判官楊元卿在長安具以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夫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不得入而還

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　李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

政事堂會食有巨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耶徹而新之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

招撫使督諸道兵討之明年再見

乙未

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乃以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冬十月李吉甫卒

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元和十年

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

鄭　嚴綬

進封七年為淮西招撫使督諸道兵討吳元濟師久無功以太

吳元濟

自領淮西軍務二年縱兵侵掠及于東畿下詔削元濟官爵命

吐蕃

是歲款隴州塞請互市唐許之

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緯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泆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

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

子少保召還進少傅卒

臨淮公武

元衡

進封九年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為盜所害贈司徒諡忠愍元衡性莊重淡于接

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申光蔡招撫使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還襲之敗綬于磁丘尋又戰敗壽州團練使令狐通于是壽州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

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明日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斲指麾衆工各趣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听于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

物初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殿德宗欽其才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

會忠武節度使李光顔屢破淮西兵元濟乃遣使求援於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帝以綏討元濟無功更命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擢高霞寓唐隨鄧

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已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盜焚河陰轉運院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乃遣人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節度使以討之初吳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元濟得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唯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兵各發二三千人勢力單弱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接連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于戰鬭識賊深淺各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

書不悟明年再見

李師道為平盧節度使十年時吳元濟遣使求救于師道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州聲言助官軍實為元濟之援師道素養刺客

衛擊裴度傷首　上恚以兵事委元衡李師道客以天子討蔡皆元衡贊之請密往行刺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于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于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王承宗遣卒張晏等所為捕得鞫之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

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稅賦請潛往焚之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人攻河陰轉運院焚之師道所養客又說師道曰天子所

師道客潛遁去
以裴度同平章事　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秋七月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　光

以銳意誅蔡者武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于是射殺元衡擊裴度傷首京師搜捕急乃遁去師道尋遣

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詔絶王承宗朝貢

八月己亥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

人詣東都謀焚宮闕縱兵殺掠留守呂元膺覺其謀發官軍捕獲盡殺之明年再見

王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七年時吳元濟反遣使求救承宗使牙將尹少

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淨捕獲伏誅黨與死者凡數千人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賂宦官以結聲援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

卿入朝奏事為元濟遊説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武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俄而元衡遇害神策將士王士則告承宗遣張晏所為帝命誅之又出承宗前

容色絶世遣使遣之光顔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顔何忍獨以聲色自娱悦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顔多謝相公光顔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盜焚柏崖倉十一月焚獻陵寢宫永巷

吐蕃請互市許之

十二月河東節度使王鍔卒　鍔家奴告鍔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上命遣中使檢括裴度諫曰王鍔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爲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爲憂上遽止使者

後表示羣臣大議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絶承宗朝貢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之明年再見

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丙申

元和十一年

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俛罷　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常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于討魏

陳留王曹華　為寧州刺史從烏重胤討吳元濟拔凌雲柵以功封郡王

王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八年縱兵掠幽滄定三鎮詔削承宗官爵命河東盧龍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盧龍節度使劉總敗成

程執恭　為橫海節度使十一年時王承宗拒命執恭奉詔進討敗承宗兵于長河明年再見

李師道　為平盧節度使十一

吐蕃　贊普嗣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遣使者論乞髯入朝告喪詔以右衛將軍烏重玘等弔祭之

南詔

又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至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于柏鄉

盜斷建陵門戟

尹起莘曰自淮西用兵盜賊竊發綱目凡五書之所以著憲宗力于討賊不以人情動搖之故而為之罷兵也

二月吐蕃贊普死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南詔勸龍晟為其下所殺

三月皇太后崩

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判度支

德兵拔武彊義武節度使渾鎬破成德兵于九門殺千餘人先是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于成德之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帝命弘正引兵軍于貝州至是

年初師道本倚淮西為重及聞李光顏等拔淮西凌雲栅始懼詐請輸款帝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明年再見

劉總

為盧龍節度使七年

王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臣王嵯巔殺王立王弟勸利

西原蠻

別部黃少度等入寇陷賓巒二州唐邕管經畧使韋悅破走之侵地悉復

鎛始以聚歛得幸

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于凌雲柵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于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滋為彰義節度使

八月韋貫之罷為吏部侍郎　貫之

進拔固城鵶城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于柏鄉橫海節度使程執恭敗成德兵于長河斬首千餘級鎬與承宗戰屢勝進軍過恒州承宗敗

奉詔討王承宗拔武彊進圍樂壽又敗成德兵于深州斬首二千餘級詔加同平章事至十三年再見

性高簡好甄别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

葬莊憲皇后

九月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户

李光顔烏重胤拔凌雲柵

冬十一月加李師道檢校司空

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之明年再見

吳元濟

自領淮西軍務三年先是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屢敗淮西兵至是破之于固始拔鐵山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敗元濟之衆于朗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　鎬與承宗戰屢勝引全師壓其境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内顧而搖中使又督其戰鎬進戰大敗奔還定州

以王涯同平章事

貶袁滋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　滋至唐州與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使以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

山斬首千餘級焚其二柵次鐵城會淮西伏兵發大敗之霞寓僅以身免俄而諸軍都統韓弘及元濟戰于郾城敗之忠武節度使李光顏與汝州刺史烏重胤屢敗淮

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

初置淮潁水運使　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于郾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西兵于凌雲柵進兵攻拔之初霞寓既敗帝命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時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明年再見

丁酉

元和十二年

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救置行縣以撫之

劉友益曰書行縣何特筆也行縣置而人知有唐淮西不足平矣

三月淮西文城柵降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愬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

恩王連 封四十三年卒

涼公李愬 晟之子也為唐鄧節度使以平吳元濟功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國公實封戶五

王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九年時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軍于柏鄉為承宗所敗拔營而歸承宗遣兵入東光斷白橋路橫海節度使程權不能禦帥衆歸滄州盧

回鶻 毘伽保義可汗屢遣使入朝請尚公主時中原方用兵故唐未之許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先是元和初回鶻以摩尼至京師至

據丈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遣之衆皆感泣

夏四月淮西郾城降　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陣諸軍顧望無敢先度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溵水于是諸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李光顔敗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

百至穆宗長慶元年再見

晉公裴度

以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吳元濟平策勲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賜爵國公實封三

龍節度使劉總既得武彊留屯不進帝以六道討承宗無功詔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明年再

吳元濟

自領淮西軍務四年被兵日久淮西民食

是唐遣摩尼僧等歸國

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

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李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畧守興橋柵時率士卒刈麥于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

千户至文宗太和三年再見

許公韓弘

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吳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

邠公烏重胤

盡多降官軍元濟將丁士良吳秀琳陳光洽等以次降于唐鄧節度使李愬時諸道官軍度溵水進逼郾城守令董昌齡舉城降元濟聞之甚懼淮西將董重質時守洄

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愬釋縛侍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牒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于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書遣兵

封張掖郡公八年為河陽節度使討吳元濟加檢校司空進封邠國公至文宗太和元年再見

曲元濟悉牙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愬分兵屢破淮西拔城柵甚多執淮西守將李祐等數人元濟兵勢日蹙乃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帝許之而為重質等

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怨獨喜乃
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
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
六月吳元濟請降
秋七月大水
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
歲貢蚶蛤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
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
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
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嶺南
節度使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
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
饋運疲弊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
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
之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

所制不得
出怨尋與
祐定計襲
蔡州夜引
兵入其城
或告元濟
曰官軍至
矣元濟不
信起聽于
廷聞怨軍
號令曰常
侍傳語應
者近萬人
始怯曰何
等常侍能
至于此乃

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師左右登牙城拒戰愬攻牙城破之執元濟檻送京師斬之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子流江陵皆殺之

李師道

為平盧節度使十二年時諸道官軍攻吳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
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辨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乃罷逢吉而竟用宿為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宿由是怨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

元濟師道遣牙前虞候劉晏平使于蔡察其形勢晏平還以為元濟暴師數萬阽危如此日與僕妾博奕晏然曾無憂色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

擊其背東鷩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反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愬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李祐言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

暴誣以他過杖殺晏平明年再見

程權

本名執恭為橫海節度使十二年賜名權明年再見

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鵞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鼔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元濟聞之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

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厮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塲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冐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

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于奉己而豐于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以李鄘同平章事

裴度入蔡州　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　李愬具櫜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

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悉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

范祖禹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唯乘勝用兵之易葢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十一月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上

御興安門受俘以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人刼于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于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

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以宦者為館驛使

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劉友益曰寵任宦閹憲宗之大病也于是淮蔡甫平常之病復

戊戌

作兵故書譏之
以李祐為神武將軍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貶董重質為春州司戶　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貶之

元和十三年

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于是浚龍

李師道

為平盧節度使十三年初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盱李公度

王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十年時淮西平布衣柏耆說承宗為陳禍福承

吐蕃

是歲侵唐河曲夏州

渤海

初國王言義卒弟明

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李鄘罷為户部尚書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為相鄘耻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罷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横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願得奉裴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乃因田弘正請命于朝上許之

屢諫之判宗懼求哀忠立改元
官李文會于魏博節太始一歲
孔目官林度使田弘卒從父仁
英諧沐殺正請以二秀立改元
之盷亦被子為質及建興至是
因及淮西獻德棣二遣使入朝
平師道憂州輸租稅告喪詔以
懼公度說請官吏弘仁秀嗣渤
之使遣子正為之請海王
入侍并獻帝許之弘
沂海密三正遣使送
州以自贖其二子知
師道從之感知信及
奉表于朝二州圖印
帝遣左散至京師詔
騎常侍李復承宗官

賜六軍辟仗使印　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五月以李光顏為義武節度使　初李師道表請納質獻地上遣李遜詣鄆州宣慰遜察師道意非實誠歸言于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乃以光顏為義武節度使徙鎮滑州謀討師道也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七月以李愬為武寧節度使

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

遜詣鄆州宣慰師道素暗弱軍府大事皆與妻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其妻不欲遣子入質乃說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世有此土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若不獻不過以兵相加

爵至十五年再見

劉總

盧龍節度使九年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莫能危也然顧盼之

求出鎮故有是命

八月王涯罷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

兵相加力戰不勝獻未晚也師道悔乃囚公度會遜至師道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他日止煩一表解紛耳師道出謝遜曰

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

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鍋叢體所可惜者淮西邊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内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于過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

鄆以父子之私且迫于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既而遷還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詔宣武魏博義武武寧橫海兵共討之宣武

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至稱宗長慶元年再見

程權

為橫海節度使十三年自以世襲滄景與河朔三鎮無殊内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

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内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冬十月五坊使楊朝汶伏誅 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引証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横恐亂輦轂上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

節度使韓弘將兵擊師道圖曹州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將兵壓平盧之境義武節度使李光顏擒師道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送京師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

帝許之横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林縕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華州刺史鄭權代為横海節度使後程權以檢校司空為邠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旅奉朝請

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吐蕃寇夏州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逼鄆州先是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武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則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中大震既而魏博義武軍

一戰皆捷進攻金鄉克之明年再見

宿衛者三十餘人

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弗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于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己亥

元和十四年

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

高平公郗士美

初為黔中經略觀察使會溪州賊向子琪聚衆剽劫士美討平

李師道

為平盧節度使十四年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武寧節度使李愬屢敗平盧兵師道

吐蕃

贊普可黎可足遣論短立藏等入朝修好使者未返即侵河曲帝曰其國失信其使

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

之以功封高平郡公至是以陳許節度使卒謚景

士美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等與相論釋書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都之間生平與人交重

聞官軍侵逼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時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師道疑悟有他志欲殺之悟度不免引兵還攻鄆州城中謀

何罪詔遣歸國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為唐靈武牙將史奉敬所敗

西原蠻

別部黃洞蠻酋長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

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篇行于世云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悟斬師道父子函其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

然詔以是名聞于世

徐公蕭俛

徐國公嵩三世孫也初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坐事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鎛用事薦為御史中丞至是鎛與令孤楚同輔政數稱

譴動地子城門已洞開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喻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先是幕僚賈直言屢諫師道歸命師道囚之至是悟出直言于獄置之幕府

反覆至是帝命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陽旻發兵討之

道兖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晏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胡致堂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詔諛者所爲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于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

以劉悟爲義武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察悟無能爲密

其善故帝侍俛厚詔龔祖係國公爵至文宗開成元年再見

田弘正聞悟斬師道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初師古見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

劉悟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

表以聞上乃以悟爲義武節度使悟聞制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初李師道將敗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入鄆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爲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于京師詔有司鞫之皆款服悉誅之

之孫也初李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爲平盧都知兵馬使至是李師道拒命朝廷發諸道兵討之時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嚮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程异卒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同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

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人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

儒衡上疏言之鍔自訴于上上曰卿欲報怨耶鍔乃不敢言　史館修撰李翺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絶進獻寛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悦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則太平未可期也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

負于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今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衆皆曰惟都頭命悟乃引兵入鄆州捕師道與二

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兩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羣臣請上尊號

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 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督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尊號又進賀禮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

子皆斬之

詔以悟為義武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悟辟師道舊幕僚李公度李存郭盱賈直言以自隨素與平盧判官李文會善亦召之盱存謀曰文會佞人

靖為宣武節度使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鍔聚歛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寛大上下安之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　上待之甚厚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陳許節度使郗士美卒上以渤為弔祭使渤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于比隣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歛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絶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以王弁為開州刺史誘誅之　朝廷議興兵討弁恐青鄆相扇繼亂乃

敗亂淄青滅李司空之族不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為悟帖遣使斬之悟至明年再見

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滅其導
從加以杻械乘騾入關腰斬東市
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
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
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
引棣州兵赴鎮討之華視事三日
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于幕下諭
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
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
既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
侍以天子之命爲帥于此將士何
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
之死者千二百人
司馬光曰王弁庸夫乘釁竊發
苟帥得人戮之易于犬豕耳何
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

且作亂者五人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憲宗之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　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　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楊旻

欲徼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弊惟戣所部晏然

吐蕃圍鹽州　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于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奮擊大破之

十一月貶裴潾爲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惶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

侍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煩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由黃帝至于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使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潾

十二月崔群罷為湖南觀察使　初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

何也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及羣臣議上尊號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言于上曰羣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京師恟懼羣具以聞鎛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

將以責直歸怨于上也上以爲然罷牟于是中外切齒于鎛以狄兼謩爲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謩才行推左拾遺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于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庚子

元和十五年

春正月上暴崩于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

丹王逾

徙封三十八年卒

劉悟

爲義武節度使二年

吐蕃

入侵靈武鹽州又侵

立澧王惲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咨問計于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恒殺承璀及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

劉友益曰弑也曷為不書弑罪唐之君臣也陳弘志弑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故書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

澧王惲

進封十五年為中尉梁守謙等所害三子漢東陽郡王源安陸郡王演臨安郡王

宦者吐突承璀

封薊國公十五年為

入朝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昭義節度使至穆宗長慶二年再見

王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十二年卒子知感知信元和十三年質于京師軍中推其弟承元為

涇州連營數十里初憲宗崩詔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告哀使吐蕃請與唐盟于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至是吐蕃侵涇州因以為辭曰田洎許

本紀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强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于復振迨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輟西宮朝臨集羣臣于月華門外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鎛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得見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

梁守謙所殺

留後承元不敢世子鎮表請除帥詔以為義武節度使

西原蠻

戎將兵赴盟戎是以來帝下詔貶洎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行營都監將兵援涇州會邠寧節度使李光顏亦以邠寧兵至吐蕃懼乃引還

中　上未聽政召太子侍讀薛放
丁公著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
爲相二人固辭
尊貴妃郭氏爲皇太后　后郭曖之
女也爲廣陵王妃憲宗即位羣臣
累表請立爲后憲宗以妃宗門彊
威恐正位之後後宫莫得進託以
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爲皇太
后
上與羣臣皆釋服
二月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肆赦事
畢命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
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
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羣臣惠以氣
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
此而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

唐容管經
畧使留後
嚴公素及
蠻苗黃少
卿戰敗之
破萬餘衆
拔營柵三
十六

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三月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于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廟號憲

宗

六月以崔羣為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　太后居南内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

令狐楚罷　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八月浚魚藻池

以崔植同平章事

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

遣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諫議大夫鄭覃崔鄲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今胡冦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時久無間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

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湎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武節度使　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于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詔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

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吐蕃冦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冦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渠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幷發八鎮全軍救之時邠寧節度使李光顔亦發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縑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耶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

白刄者此何人耶洶洶不止光顔親為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悦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十一月幸華清宮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率兩省官詣延英門上表切諫宦不聽明日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

十二月容管遣兵討蠻賊黄少卿破之　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黄家賊居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縁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刼州縣侵暴平人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

辛丑

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畧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

諱恒憲宗第三子在位四年年三十

春正月大赦改元

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

建王恪　封十六年卒

鄆王憬　以皇弟封至文宗開

魏公薛平　嵩之子也累擢淄青節度使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

劉總　為盧龍節度使十二年總既殺其父濟及其兄緄心常自疑數

回鶻　毘伽保義可汗卒唐遣使冊回鶻嗣君為毘伽崇德可汗先是

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見屢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

二月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以王播為鹽鐵使 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珏等諫曰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時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歛之日而更增之百姓何時息肩不從

回鶻保義可汗死

三月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初總奏分所屬為

璟王悅 以皇弟封

洺王惵 以皇弟封

婺王懌 以皇弟封

茂王愔

成四年再佐救之剌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推突將馬廷鑿為帥還通青州平帥兵逆戰大破之斬廷鑿其黨死者數千人詔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後歷河中絳隰

見父兄為祟常于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尤甚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總以印節授留後張玘復遁去卒于定州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

元和末保義可汗遣合達干入朝求昏憲宗許之至是崇德可汗立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逆公主詔以太和長公主妻回鶻遣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等持節護送

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平薊媯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于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委去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餘皆統于弘靖克融輩久羇京師及除弘靖幽州勤歸本軍驅使先

以皇弟封

光王怡　以皇弟封

淄王協　以皇弟封至文宗開成元年再見

衡王憺　以皇弟封

節度使徙封韓召拜

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

沂公田弘正　以國公賜名九年初由魏博節度使徙鎮成德至是為成德兵

人皆握州之刺史

朱克融　滔之孫也以偏校事盧龍節度使劉總總將棄官慮後有變悉送克融等于京師久之不得調官數詣中書求自試宰相不之

吐蕃　贊普可黎可足闐唐與回鶻和親遣兵侵青塞堡為鹽州刺史李文悅所逐尋遣使者論訥羅入朝請盟帝許之詔以大理卿

是河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雍容驕貴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而所辟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

澶王悅　以皇弟封

景王湛　以皇子封鄂王尋徙王景明年再見

江王涵　以皇子封至敬宗寶歷二年再見

馬使王庭湊所害帝閔震悼冊贈太尉謚忠愍子布摩牟　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左氏春秋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為著沂公史例行于世

省內憤怨張弘靖除盧龍節度使赴鎮詔進克融等歸本軍駈使會盧龍軍亂因弘靖摩推克融為留後領軍務俄而莫州附于克融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送幽

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范氏曰唐之朋黨始于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于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致大因私以害公總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于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

漳王湊　以皇子封至文宗太和五年再見

安王溶　以皇子封

潁王瀍　以皇子封

涼公李愬　封五年為魏博節度使聞田弘正遇害將出兵會疾甚不能軍詔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贈太尉諡武愬有籌畧善騎射行已儉約其昆弟類家

州克融囚之尋擁兵掠易州為易州刺史柳公濟所敗時王庭湊殺成德節度使田弘正議者請克融全弘靖不敢害請赦其罪帝乃詔為盧龍節度使明年再見

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妻之　公主上之妹也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克融為留後

貶張弘靖為吉州刺史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倰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子

勲貴飾輿馬矜寵盧唯恐所處乃父晟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恐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未有晚雖忍于取士輿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王庭湊

本回鶻阿布思之種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之驍勇善鬬王武俊養為子故冒姓王世為成德裨將庭湊性果悍陰狡喜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

弟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筦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勲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

高平侯張弘靖　封八年為盧龍節度使時盧龍軍初效順弘靖不能因俗制變故軍士復亂詒貶弘靖為吉州刺史明年改撫州稍遷太子少

宗時為成德都知兵馬使至是成德節度使田弘正至鎮州庭湊殺之自稱留後逼監軍表求節鉞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地帝怒以弘正子布為魏博節

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濋

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上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朱克融掠易州

詔兩税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税法

師卒子丈規次宗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之歷臺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家聚書畫俾秘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

度使帥兵進討仍赦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并力會朱克融以幽州亂庭湊陰與之合引幽州兵共圍深州布將全軍討庭湊屯于南宮之南援其二柵帝以橫海節

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户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于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 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畧欲用之于河北故以是寵之

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

使烏重胤按兵不進更以杜叔良代之叔良帥諸道兵救深州與成德兵戰于博野大敗明年再見

建安男杜元穎

如晦五世孫也累官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歎至是帝以元穎多識朝章尤

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于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埽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于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

被寵拜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封縣男至文宗太和三年再見

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徙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是將諸道兵

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先顏代之以朱克融為盧龍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壬寅

長慶二年

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

宗王結　進封十八年卒

集王緗　進封十八年卒

朱克融　為盧龍節度使二年陷弓高圍下博自將兵與王庭湊共圍深

回鶻　昆伽崇德可汗闕唐朱克融王庭湊據幽鎮作亂請以兵佐裴

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益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牛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心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境數月不進計其軍一月之費約錢二十八萬緡尤宜早令退軍者也疏奏不省

景王湛

徙封二年立為皇太子後即位是為敬宗

州鎮州行營招討使裴度與克融書責以大義克融乃解圍去詔加檢校工部尚書以褒之初張弘靖盧士玫皆因于幽州至是克融出之聽其歸朝尋進馬萬匹羊十

度等平河北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崇德可汗時遣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中使郤之義節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賜之回鶻兵始還

成德兵掠官軍糧運　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掠時諸軍匱乏衣糧在塗皆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

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初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以饋運不繼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

萬口表云先請其直竟犒賞至敬宗寶歷二年再見

王庭湊

自稱成德留後二年先是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兵討庭湊屯于南宮至是軍大潰亂

吐蕃

入侵靈武又侵鹽州為唐刺史趙昕所敗

党項

是歲寇靈州渭北掠官馬而還

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覩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刎心而死衆推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

尹起莘曰田布之死本以軍潰歸魏繼而諸將不肯用命遂至自殺然綱目歸罪史憲誠者憲誠受委腹心反乃鼓扇衆軍卒置布于死地是豈非憲誠殺之哉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

而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益急詔罷諸道兵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庭湊雖受旌節未解深州之圍會元翼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于庭湊

牛元翼于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監軍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

庭湊責其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至敬宗寶歷二年再見

史憲誠

其先奚人也世為魏博將祖及父爵皆為王憲誠以趫敢為節

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顔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

度使田布所厚布自殺軍亂且畏憲誠諭衆遵河北故事衆悦推憲誠為留後總軍務帝以朱克融王庭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即以魏博節度使授之憲誠喜得節鉞

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甚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以傅良弼為沂州刺史李寰為忻州

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依以自固帝遣司門郎中韋文恪諭魏博宣慰時李介作亂憲誠私與交通表請授介旌節既見文恪辭禮倨慢俄聞介死辭禮頗恭謂

刺史　樂壽兵馬使傅良弼博野鎮遏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

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元稹惡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

文恪曰寇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

劉悟

為昭義節度使三年監軍劉承偕恃恩凌轢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判史張汶謀縛

可任遂用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承偕與悟不叶悟執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偕于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偕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叅

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汝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耶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囚之甫舍帝詔悟送承偕詣京師悟

武官悉加奬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于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武寧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以為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入其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埇橋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逆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

詔罷裴度輔政　言事者皆謂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罷輔政

托以軍情不時奉詔既而朝廷貶冰僧悟乃釋之自是悟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目罪亡命者多歸之至敬宗寶歷元年再見

李全畧

王播罷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
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
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
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
為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
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
價富商大賈有遮截喧訴者所在
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
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
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
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
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
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
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

本王氏名
日簡初事
王武俊為
偏裨後入
朝歷代德
二州刺史
至是詔為
横海節度
使賜姓名
李全畧全
畧陰覬傳
久計選材
武以所私
結士心棣
州刺史王
稷承父鍔

家至戶到而難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一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刺史自以所守州為當州

餘貲家富厚全畧利其財畧教軍士殺掠屠其家以軍亂聞至敬宗寶歷二年再見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言于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臯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秋七月宣武押牙李㝏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繼之薄賞勞而峻威刑軍

士不悦其妻弟賓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懸奔鄭州衆推岕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岕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岕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寛厚得衆心脫岕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壓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岕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兗海曹華皆以兵討岕屢敗其兵韓充

入汴境又敗其兵于郭橋初夼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夼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夼疽發臥家質擒殺之以克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令罷給而後迎克克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于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爲金吾將軍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

十二月立景王湛爲太子　上與宦者擊毬于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

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初行宣明歷

癸卯

長慶三年

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藏奴與吏訟于御史府上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巳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初

南詔

王勸利卒國人請于唐立勸利弟豐祐為王帝遣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冊拜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

冀城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乃使注見守澄坐語未久守澄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于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

中國不與父連名南詔父子連名其先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炎閣死而立其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生閣邏鳳閣邏鳳生鳳迦異鳳迦異生

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舜文者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秋八月幸興慶宮　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慕平章事

冬十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

異牟尋異牟尋生尋閣勸尋閣勸生勸龍晟勸利皆連名也

西原蠻

侵唐邕州破江左鎮又破欽州千金鎮尋為唐邕州刺史崔結所敗

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言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寤故有是命　愈于明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凡内外親若友無後者為嫁遺孤女而卹其家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

甲辰

六經云

長慶四年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皐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陛下豈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

彭原公程

襄邑王神符五世孫也初封渭源縣男至是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進封彭原郡公至文宗開成五年再見

回鶻

毘伽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勤立

西原蠻

侵唐欽州殺將吏俄而蠻酋黄呂堆遣其黨陳少奇等二十人

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于吾兄是夕上崩太子湛即位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至是人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世史曰穆宗彖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以來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初穆宗既留紳李逢吉愈忌之及上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曰陛下之所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于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逢吉帥百官表賀

晉陽公竇易直以平章事封郡公至文宗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從鳳翔以疾還京師卒諡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

歸款請降于唐帝納之尋復入侵安南又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唐刺史葛維

右拾遺吳思獨不賀逢吉怒遣使黨
吐蕃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
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
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
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
上為太子疏上乃嗟歎悉焚人所
上譖紳書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
皇太后
幸中和殿擊毬 自是數遊宴擊毬
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
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者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
奉
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上視

奇章公牛僧孺
初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至是敬宗立封郡公至武宗會昌六年再見

凉公李逢

朝晏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請出閤待罪金吾仗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俟進止栖楚乃出侍罪金吾仗于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吉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至是帝崩詔攝冢宰封國公至文宗太和八年再見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于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上狼狽幸左軍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絶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耶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上還宮杖監門宦者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從之

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　上好治宮室程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波斯獻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言此何異瑶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度尚不能留此馮唐謂漢文得頗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于事不效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

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
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
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李
程亦勸上加禮于度上乃加度同
平章事

秋七月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
十匹却之 侍御史溫造彈祐違
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
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濟未
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 處厚
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
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
五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不諫
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十一月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光陵

乙巳

敬宗皇帝寶歷元年	廟號穆宗 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耶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于是四方輻湊智興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約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罷之
晉王普	
劉悟	
回鶻	

諱湛穆宗長子在位二年年十八

春正月大赦改元　先是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絶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四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横暴若不早正刑書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等論奏甚衆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

以皇子封至文宗太和二年再

為昭義節度使六年卒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忮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

可汗曷薩特勒立二年帝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曷薩特勒為毘伽昭禮可汗

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此諫官但言發寬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

牛僧孺罷爲武昌節度使　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爲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于館舍將佐曰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

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乃發喪尋有詔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初悟政頗苛至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明年再見

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晩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畧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

三月册回鶻昭禮可汗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　赦文不言未量移者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

是應近年流貶官因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造競渡船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冬十月袁王長史武昭伏誅 昭罷石州刺史為袁王長史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程族人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茅彙言欲刺逢吉為人所告下吏李仲言謂彙

曰君言程異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寬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為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

十一月幸驪山溫湯　上欲幸驪山溫湯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十二月以劉從諫為昭義留後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

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富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遠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奬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籌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謀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

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于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别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丙午

寶歷二年

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諂待度益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

衛王絢　封二十二年卒

絳王悟　進封二十一年遇害子洙新安郡王湊高

李全畧　為橫海節度使五年卒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隣道以求承繼至文宗太和

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敕罷之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

平郡王

元年再見

江王涵

封六年敬宗遇弒樞密使王守澄等迎涵即帝位是為文宗

靈昌公韋處厚

以翰林學士進拜中

劉從諫

為昭義留後二年詔以為節度使

朱克融

為盧龍節度使六年賜爵吳興郡王俄而幽州軍亂克融為其

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較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捐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夏

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

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郡公至文宗太和二年再見

下所殺軍中立克融少子延嗣主軍務延嗣虐用其人李載義殺而代之并屠其家三百餘人

李載義

太子承乾之後也性矜蕩好與豪傑遊力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九月李程罷為河東節度使

冬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十一月李逢吉罷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于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

撓彊摶關

初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積功為盧龍都知兵馬使至是節度使朱克融遇害子延嗣領軍務載義殺之自知留後數延嗣之罪以聞帝即授

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于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于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于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于義何嫌又問江王踐阼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

載義盧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至文宗太和元年再見

攝冢宰百官謁江王于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

賀善曰敬宗在位二年綱目所書三十一事而予之者十三條所譏者十六條而宴遊居其半可謂善浮于過矣而卒以宴昵遇弒然則宴安之為鴆毒可不戒哉

劉友益曰守澄亦宦官也曷為不書宦官予討賊也悟書殺何不予悟之受其立也然則江王宜立矣何以不書即位不予守澄之得立君也綱目之權衡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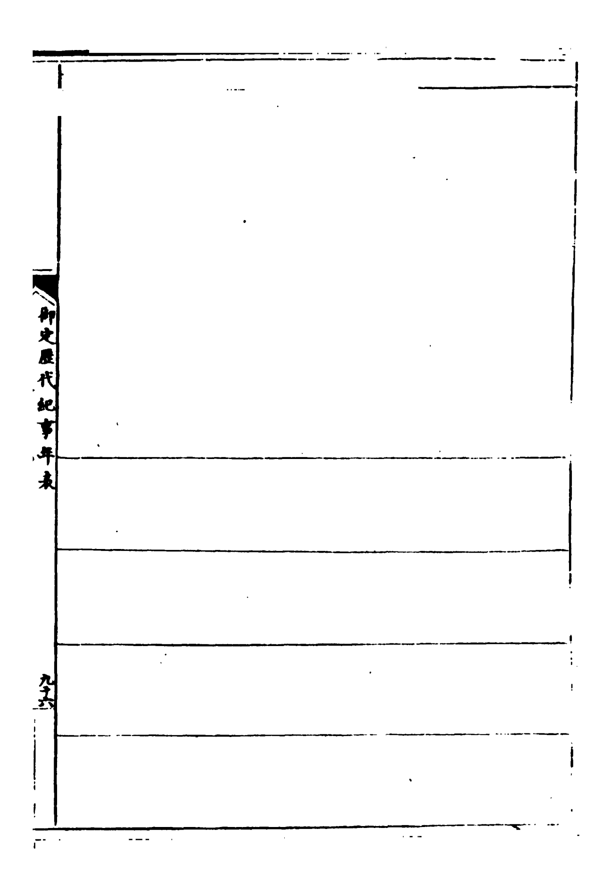
尊帝母蕭氏為皇太后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歷王太后居義安殿

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
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
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别貯宣索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
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
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
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
員近歲别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
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
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
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
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
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
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